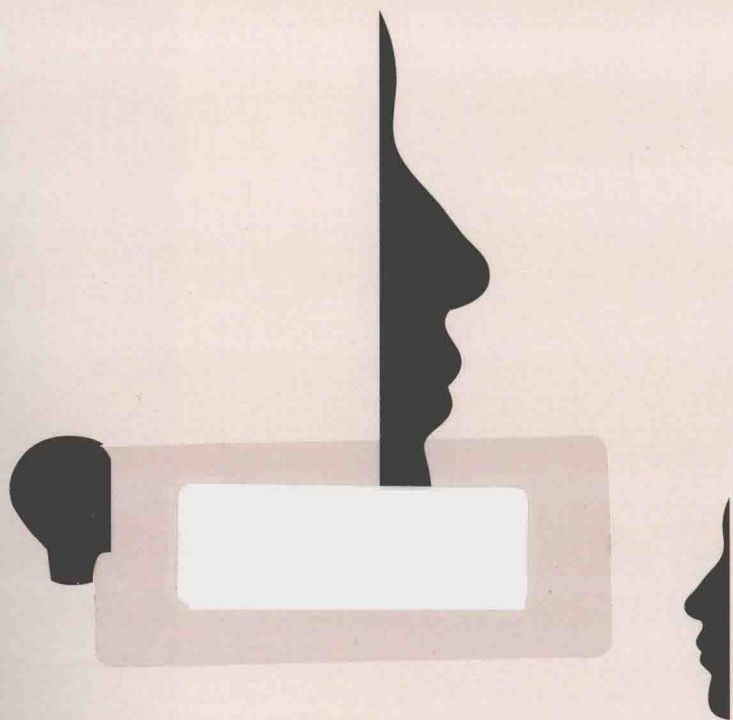


他人的脸

他人の顔

安部公房



杨伟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杨伟——译

安部公房

他人的脸

他人の顔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CNUP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版权合同登记号:09-2013-565

TANIN NO KAO

by ABE Kobo

Copyright © 1964 ABE Ner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BE Ner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人的脸/(日)安部公房著;杨伟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

(安部公房都市失踪三部曲)

ISBN 978-7-5675-1220-7

I. ①他… II. ①安…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

日本—现代—IV. I31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3851号

他人的脸

著者(日)安部公房

译

项目编辑 许 静 储德天 陈庆生

审读编辑 章 悬

特约策划 沈洵澧 杜 晗

封面设计 董红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890×1240 32 开

插 页 2

印 张 7.25

字 数 138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1220-7/I·1044

定 价 27.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录

5/ 黑色手记

74/ 白色手记

122/ 灰色手记

204/ 在灰色手记背面的空白处，

从最后一页开始添写的只供自己阅读的附录

213/ 妻子的信

穿过遥远的迷途的褶皱，你终于走到了。凭借着从“他”那儿得到的地图，你总算找到了这个隐身之处。这儿是你迈着不乏醉意的步子还一边发出风琴的踏板似的声响，爬上一道阶梯后的第一个房间。你屏住呼吸敲了敲门，却不知为什么竟然没有回音。不过，至少应该有一个少女宛如一只小猫似的跑过来，为你打开房门的。你会试着问，是否有什么留言。岂知那少女一言不答，只是留下一丝冷笑便逃掉了。

为了找到“他”，你往里面窥探。然而，“他”自不用说，就连“他”的踪影也无处可寻。这是一个散发着废墟的恶臭、充满死亡的房间。那早已忘却表情的墙壁回望着你，使你不禁毛骨悚然。当你心存内疚地刚要撤退时，桌子上的三册手记和附在上面的一封信蓦然映入了你的视线，同时你也终于明白了：自己中了圈套。无论心中涌起何等苦涩的情愫，也毕竟无法抵御那故弄玄虚的诱惑。用颤抖的手撕开信封后，现在你开始阅读那封信……

或许你心中不乏愤怒与屈辱吧，但还是请忍耐一下，别让那动辄就要游离而去的视线从信笺上移开，想办法一直读完那封信吧。

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热切地祈盼着你平安地穿越这一瞬间，朝着我这边再跨出一大步啊！究竟是我惨败在了“他”的手下，还是“他”被我降服了呢？总而言之，假面的戏剧至此已降下了帷幕。是我杀死了“他”。作为犯人，我要通报自己的姓名，毫无保留地坦白一切。无论是出于宽容还是恰恰相反，反正我想请你一直读下去。拥有审判权利的人，同时也有义务倾听被告的申述。

是的，倘若你对如此下跪着的我弃而不顾的话，说不定你也会被莫须有地怀疑为同谋犯。喂，还是慢慢坐下来，先放松放松吧。假如房间的空气太闷，你可以立即打开窗户；假如你需要，厨房里还有茶壶和茶杯。一旦你躬身坐下，这儿便由迷途尽头的隐身之处摇身变成了一个法庭。就在你审查嫌疑犯期间，为了使这假面戏剧的结尾变得更确定更清晰，我打算一边往幕布的破绽处缝缀补丁，一边等待下去。因为哪怕仅仅只有“他”的追忆，眼下也大可不必担心会感到无聊和郁闷。

——那么，在此让我们暂时追溯一下我的时间吧。或许是在距现在三天前的午夜零点。那种夹着如同融化的蜂蜜一般的雨滴的大风，今夜也死乞白赖地摇晃着整个窗棂。即使白天里热得人汗涔涔的，可一旦日头垂暮，人们就又禁不住怀念起那种暖和劲儿来了。据报纸上的消息，寒冷又将卷土重来，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白昼已经拉得很长。如果这一次雨过天晴，夏天将接踵而至吧。一想到这儿，我便不由得坐立不安。我目前的处境就好比蜡制工艺品，在炎热面前不堪一击。哪怕只是在脑海里凭空想到那种火辣辣的太阳，皮肤的表层也会顷刻间开始沸腾起来。

因此，我打算在夏天到来之前设法了结这一切。据长期的天气预报，近三四天内将出现大陆高气压，形成夏季型气象布局。也就是说，如果我能在三天内做好迎接你的准备，让实际发生的事与这封信的起始部分刚好吻合相接，那么一切都将会无可挑剔。但是，三天很难说是一个充足的时限。毕竟正如你所看见的那样，这份重大事件的记录是被密密麻麻地写在三册大开本的笔记簿中，并且时间跨度长达一年的东西。一旦真的要以一天一本的进度对它进行增删、订正，以形成一个让人信服的东西，无疑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工程。精神大振的我买来夹满大蒜的肉包子以供消夜食用，而且今天比平时还早了两三个小时返回这里。

然而结果呢？……可气的是，又一次痛感了时间的绝对不足。说实话，再次重新浏览自己所写的东西，对其中两种过分带着辩解的语气，就连我自己也深感厌倦。在这个平白无故也很容易感到忧郁的、雨蒙蒙水汪汪的深夜里，更是对那种潮湿阴郁耿耿于怀，所以，这无疑是一件万不得已的事情。终场是颇为惨淡的，对此我毫无否定的意思，尽管如此，我依旧按照自己的方式，确信自己一直处于清醒的状态中。倘若失去了这种确信，我便不可能毫不厌倦地一直书写这些不知会成为我不在现场的证据，还是相反会成为我有罪的物证的记录。说真格的，并非出于不服输的心理或别的什么，我至今仍顽固地坚信着，我所被迫陷入的迷途最终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受难。……但与预期的刚好相悖，我的手记恰似一只被关了禁闭的野猫，以颇为哀怨的声音不停地吼叫着。干脆就抛开三天这个时限好好地加工一番，以达到满意为止吧。

不，已经够了，够了。在好不容易决定公开一切的当口，那种类似

于一根嚼不烂的肉筋有一束卡在了喉咙半道上的感觉，我早已不能再忍受了。那发出呻吟似的部分总归属于细枝末节，所以，假如你能够适当地跳过不读，问题便解决了。比如说，电钻、蟑螂，还有摩擦平板玻璃的响声，尽管令人大为恼火，但你却并不会因此而断言：这些属于人生的重大事件。或许你也会大致推测到，关于电钻的联想是源于牙科医生的器械，但关于其后的两者，却只能说是一种心理性荨麻疹的产物。还从未曾听说过被荨麻疹夺去生命的事例呐。

还是适可而止、言归正传吧。关于辩解的辩解，无论怎样重复叠加，都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此刻你正在阅读这封信。我的时间就这样原封不动地与你的时间叠合在了一起。而你，你还会接着阅读我的手记……你将坚持着阅读到最后一页，在这最后一页里我将追赶上你的时间……

（此刻你是否感到轻松惬意了一点？是的，煎茶放在那个矮矮的绿色陶罐里。开水也是刚刚煮沸的，装在热水瓶里，所以，请你先用点茶。）

黑色手记

——顺便声明一句，手记的顺序按封皮的颜色，依次分为黑、白、灰三种。颜色与内容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联，只是为了便于区别而任意选定的。

* * *

首先还是从这个隐身之处开始说起吧。其实，究竟从哪里开始说起，都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只不过从那天的事情开始，比较便于展开话题罢了。约摸是在半个月之前，我决定去关西出差一周那天的事儿。因为是出院之后第一次像样的旅行，所以，我想对于你来说，也肯定是一个印象匪浅的日子。旅行的名目是去大阪某个印刷油墨工厂视察工艺管理。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事实上打那天以后，我就一直躲在这个公寓里，着手完成这个计划。

翻开当天的日记，上面是这样记述的：

五月二十六日。雨。凭借着报纸上的广告，前来 S 公寓察看情况。一瞥见我的脸，一个正在前面的庭院中玩耍的小孩便“呜呜”哭了起来。不过，这儿的地理条件不错，房间的布

局也颇为理想，所以决定选择这里。崭新的木材与涂料的气味具有很大的刺激性。隔壁似乎还空着，无人居住，但愿能想办法不被人疑心地把隔壁的房间也租借下来……

但我在 S 公寓里既没有使用化名，也不打算伪装身份。或许看来有点草率莽撞，但我有自己的打算。如今，我的这张脸仅仅靠耍点小聪明，是完全无用的。以至于眼前那个在大门口玩耍、像是就要上小学的某个地方的小姑娘，刚刚才瞅了我一眼，就如同做了一连串噩梦似的开始号啕大哭起来。不过，那个作为关键人物的管理员，或许是出于生意上的考虑吧，倒显得出奇的和蔼可亲……

不，和蔼可亲的倒并不只是管理员一个人。遗憾的是，与我相遇的所有人几乎都毫不吝惜地对我支付了他们的和蔼可亲。只要我不企图从某一点上去深入探究，谁都显得慷慨大度。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即使不愿意正面瞧瞧我的脸，至少也得表现出和蔼的态度呀。多亏了这样，使我得以避免被人加以无用的追问。被那堵和蔼的墙壁严严遮挡着，以至于我一直处于彻底的孤独之中。

或许是由于 S 公寓竣工不久吧，十八间屋子有近半数都是空着的。我还没有说出自己的要求，管理员就一副什么事都早已心领神会的模样，为我选定了二楼最靠里的那间屋子，它正好处在安全楼梯的旁边。总之，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不过，那间房确实只有特意为我挑选的价值。浴室自不待言，尽管算不得上等，但桌子旁边配有两把椅子，还有一扇别的房间所没有的阳台模样的向外突出的窗户。而且安全楼梯下面是一处可以容纳四五辆汽车的停车

场,从那里可以径自走到旁边的胡同里。当然,房价也相应地很贵,但是,我从一开始便打定主意要进行某种程度的投资,所以,当场便付清了三个月的押金。顺便让附近的被褥商店送来了一套卧具。管理员越发流露出喜不自禁的神情,喋喋不休地说着房间的通风条件和日照状况。不久,当话题就要接近尾声时,他又摆出一副要拉家常的架势来。但幸运的是,就在他递给我房间钥匙之前,钥匙发出尖厉的声响从他手中滑落到了地面上。管理员一脸尴尬,慌忙撕掉煤气总开关上的封条,匆匆地退场了。我终于舒了口气……倘若谎言上涂抹的最后一层伪装总是如此容易剥落的话,那么,该是多么令人轻松快活的事啊……

天色已暗,甚至数不清在面前张开的手指头。还不曾有人入住过的这个房间,显得那么冷漠凄清。但比起那些和蔼可亲的人们,倒是它的冷漠让我觉得好受得多。打那次事件以后,我开始对所谓的“黑暗”这种东西有了一种相当亲近的感觉。说实话,假设这个世上的所有人都在转瞬之间丧失了眼球,抑或忘却了光的存在,那将是何等美妙的事情啊!很快和解将会在各种“形式”上得以成立。三角形的面包也好,圆溜溜的面包也好,反正面包就是面包这一点将会得到众人的一致首肯。……这样说来,就连刚才的那个小姑娘也只需要闭着双眼听听我的声音就可以了。如此一来,或许我们就会成为一起出发去游乐园、并排吃冰淇淋的伙伴了……正因为有一星半点的光,她才会硬是咬定,三角形的面包不是面包,而是三角形。光线这玩意儿自身是透明的,但却常常把映照出来的对象物几乎全部变成了不透明的东西。

然而，既然现在有光线存在，那么，黑暗就充其量只是一种带有期限的缓刑。一旦打开窗户，那夹着雨滴的大风就会像黑色蒸汽一般涌入屋子，让人禁不住咳嗽不止。一旦取下墨镜揩去眼泪，就会看见商店街那隔街而立的电线、电线杆的顶部、鳞次栉比的屋檐等等，它们在来来往往的汽车灯的照射下，犹如没有擦拭干净的黑板上残留的粉笔印一般淡淡地闪着白光。

响起了脚步声，有人从走廊上走了过来。我用娴熟的动作重新扶了扶墨镜。卧具店的人送来了一套卧具。这是我通过管理员订购的。我从门下边把货款塞了出去，让对方把被褥放在走廊上就可以回去了。

这样一来，似乎所有的前期工作都已准备停当了。我脱下上衣，打开衣橱，只见橱门背后镶嵌着一面镜子。再次摘下墨镜，取掉口罩，一边观察着镜子里头，一边开始解开脸上的绷带。缠了三层的绷带吸收了大量的汗水，明显地涨大了，让人觉得沉甸甸的，好像已有早晨刚刚缠上时的两倍重量。

过了不一会儿，在绷带完全解开了的地方，有一群水蛭正往我的脸上爬将而来……一群相互纠集在一起、红黑红黑的、鼓胀着身体、带着瘢痕疙瘩的水蛭……多么丑恶啊！这已几乎成了我的日课，不断地重复发生，甚至让人觉得似乎应该对它们见惯不惊似的……

我对自己那种故作夸张的惊讶更是感到心烦意乱。想来，这无非是那种捕风捉影的不合理的感性在作祟而已。那些部位充其量不过是人的容器，而且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脸的皮肤罢了，干吗要那么大惊小怪呢？当然，那种偏见和固定观念也算不上稀奇。比

方说，巫术信仰……种族歧视……对蛇所抱有的莫名恐惧（抑或像刚才在信中所提及的蟑螂恐惧症）。……可是，倘若我还是一个生活在憧憬之中满脸粉刺的毛头小子的话，那种表现倒也没什么奇怪的，然而，我毕竟是承担着某个体面的研究所的某个重要部门的负责工作，被人用船锚一般的重量与世间牢牢地拴在一起的人，如果竟然也为那种心理性荨麻疹大伤脑筋，就不免让人尴尬万分了。尽管我知道，除了对水蛭窝有一种直接的厌恶感以外，其他并无特别的理由。可我仍然无法铲除自己的苦恼，这使我难以忍受我自己。

毋庸置疑，我相信自己也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某些努力。与其徒劳地逃避退缩，不如直面并习惯于整个事态吧。一旦我自己习以为常了，那么对方也就肯定不会再顽迷固执了。想到这儿，我决定即使在研究所里，也不主动把自己的脸作为一个话题。比方说，把自己比喻成电视漫画中出现的蒙面怪人，故意夸张地大加嘲弄。还故意夸大其辞地炫耀对方看不见自己的表情，而自己却能够尽情窥视对方的好处，装出一副自得其乐的模样。无疑，让对方来适应自己，是使自己去适应对方的最佳捷径。

而且，似乎还不乏成效。不久，在研究所里我开始不再那么尴尬拘谨了，蒙面怪人也不再是单纯的虚张声势了。我开始感觉到，蒙面怪人们不厌其烦地反复出现于电视上和漫画书中确实自有其根据。的确，只要蒙面的背后是水蛭筑巢的现实不复存在，那么，蒙面所带来的惬意感也就是一个事实。如果说用衣裳来包裹肉体是文明的进步，那么，也就无法保证将来蒙面不会成为一种常态。从前在举行重大仪式和祭祀时，蒙面也曾经被经常使用，尽管难以

准确地表述，但蒙面与裸脸相比，不是把与他人的关系擢升为了一种更普通的东西吗？

我也并不是不曾相信过，自己脸上受的伤尽管缓慢，但确实在走向痊愈了。可当时我对脸的可怕性还不曾真正了解。在此期间，在绷带的下面，水蛭的侵蚀正一点一点地推进着。尽管医生保证，液体空气所引起的冻伤等远不如烫伤那么影响深远，因而其恢复的过程也理应更加迅速，但是……我一会儿内服四羟酞，一会儿注射可的松，一会儿照放射线，想尽了种种办法，可水蛭的部队却逾越了这重重防线，接二连三地调兵遣将，把占领区扩展到了我的脸部深处。

比如说某一天的事情吧……恰逢我与同僚们在开完与其他部门的联席会议后返回办公室午休……一个今年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女助手，一边翻弄着某本书的页码，一边走了过来，脸上的表情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瞧，老师，这是一幅多么有趣的画啊。”在她含笑的纤细手指之下，是一幅克利^①的题为《伪装的脸》的钢笔素描，画上的那张脸被几条平行线水平地切割开来，从某个角度看，不能说不像是用绷带一层层地包裹着。唯有眼睛和嘴巴处形成了一条狭窄的分割线，以至于那无表情的表情被强调到了残酷的地步。我蓦地被一种难以言喻的屈辱感攫住了。当然她不可能有什么恶意，而且，使她萌生这一念头的原因，毋宁说正好在于我自己有意识的诱导……是的，要冷静一点！如果在这儿大动干戈的话，那么，处心

① 克利(1879—1940)，瑞士出生的德国画家。

积虑的计划不就会化为泡影吗？——尽管我这样自言自语道，可最终还是没能忍耐到底。过了一会儿，在我眼里，那幅画甚至俨然化作了映入她视线中的我自己的脸……只能被人观察却不能观察别人的伪装的脸……一想到自己正被她那样凝视着，毕竟是难以忍受的。

突然，我动手把那画册撕成了两半。与此同时，我的心也被撕了个粉碎。我的内脏从那撕开的裂缝中如同腐烂的鸡蛋一般往外流淌着。变成了一副空壳的我将撕开的页码重新合在一起，战战兢兢地还给了她。但已经为时过晚。如果是在平时，那个恒温槽装置传出的声音是想听也听不见的，可现在它竟然发出了一阵像是要折弯白铁皮板般的夸张响声。她在裙子下面使劲地摩擦着两只膝盖，就像是要把它们揉搓成一根木棒似的。

* * *

当时的那种狼狽劲儿背后所潜藏的意义，我至今尚未真正明白过来。尽管羞愧得无地自容，可究竟是因为什么，我却无法准确地把握。不，如果真想把握的话，或许倒也并不是做不到，可出于本能，我回避了探究其深层的含义，而让自己隐匿在所谓“小孩气的行为”这类陈词滥调的背后。无论怎么想，在人这一存在之中，脸都不可能占据那么大的比重。人的重量应该最终依据其工作的内容来加以衡定。这是一个即使与大脑皮质有某种关联，也绝对没有脸插嘴的余地的世界。倘若因为脸的丧失，而在天平的刻度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那么，也无非是因为它本来就空洞无物的缘故。

但不久……确实是在那次画册事件后的几天……我不得不痛感自己脸的比重远远超过了上述那种期望的观测。这一警告悄无声息地从内部溜了出来。我一直只留心着防备外部，没想到遭到了如此的突然袭击。而且这突然袭击来得那么猛烈，以至于我被打翻在地上，却很久没法回过神来。

那天夜里，我回到家中，突发奇想要听巴赫^①。其实倒也并不是非听巴赫不可，但对于我那振幅缩短、长满倒钺刺的心境而言，最合适不过的音乐似乎不是爵士乐，也不是莫扎特，而恰恰是巴赫。我绝不是一个优秀的音乐欣赏家，或许只能算一个良好的利用者吧。诸如工作进展缓慢时，选择与那种困难相适应的音乐；暂时中断思考时，便选择富有刺激性的爵士乐；想增加跳跃的发条时，便选择思辨性的巴托克；想获得一种自由感时，便选择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想让思路集中到某一点上时，则选择螺旋运动式的莫扎特；而选择巴赫则是在最需要精神的均衡状态之时。

不过有一瞬间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放错了唱片。否则，就肯定是机械发生了故障。因为乐曲是那么狂乱，以至于我还从不曾听到过这种巴赫。假如把巴赫当作灵魂的药膏，那么，现在听到的这玩意儿便不外乎不痛不痒的普通泥块，让人觉得毫无意义、愚蠢透顶。当它从我身边通过时，几乎变成了沾满尘埃的手捏糖人儿。

你沏了两杯红茶，走进房间，正好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沉默不语着，使你以为或许我正听得出神入化吧，于是，就那样蹑手蹑脚

^① 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巴洛克盛期代表人物。

地退了出去。这时，我发现，狂乱的原来是我自己！尽管如此，却又难以置信：脸上的伤痕居然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听觉……既然无论怎样侧耳倾听，融化掉的巴赫都无法恢复原样的话，那么，除了这么想又能怎么想呢？我一边把香烟塞进绷带的裂缝中，一边诚惶诚恐地四处环顾，察看是否还有另外的东西也与脸一起消失而去了。看来，我那种关于脸的哲学不得不进行根本的修正了。

然后，如同时间之床蓦地坍塌了一段似的，我突然掉进了三十年前的记忆之中。打那以后从不曾想起过的一件往事，倏地以彩印的逼真感重现于我的脑海之中。事情的起因是姐姐的假发。尽管很难用语言表述清楚，但我的确从假发中感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猥亵感和不道德的东西。我悄悄把它丢进火中烧掉了，可不知为什么竟然被母亲发现了。她格外生气，连声责问我。尽管我自认为施行了正义，可一时被人责问，却又无言以答，落得一筹莫展，面红耳赤。不，如果非回答不可的话，或许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但那种事情是即使仅仅说出口来，也会感到污秽不堪的。我想是一种洁癖感迫使我噤口不语的。……而且，倘若把“假发”换成“脸”这个词，那么，那种难以忍受的焦灼感就会原封不动地与崩溃了的巴赫那空虚的回声重合在一起。

我关掉唱机，像是被人追撵着似的走出了书斋。此时，你正好在擦拭排列在饭桌上的玻璃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那是一种自己也无法追踪溯源的发作式的冲动。似乎是在遭遇了你的抵抗之后，我才恍然明白了自己行为的意义。我用右手摀住你的肩头，想将左手插入你的裙子下面。你发出一阵呻吟，然后猛地如弹簧一般伸展开膝盖跳将起来。只见椅子被掀倒了，一只玻璃杯掉在